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六

陽湖洪亮吉學

傳

昭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大夫如秦葬

景公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

有虞於子詒廣雅虞望也按與桓十一年同並較杜義爲

長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

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義刑法志作誼糾之以政詒廣

雅糾舉也杜本此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

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詒漢書刑法志引作雙晉灼曰古悚字按十九

年傳云駟氏聳說文引作雙云懼也从心雙省聲杜本此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釋文作蒞漢書引作蒞斷

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

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詁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

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主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

世而隕惠棟曰祖甲賢君事見尙書止以改作湯刑故

云亂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詁周書嘗麥解曰大史筭

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九刑之名本此故史克以爲

周公作也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

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臧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臧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舍在九刑不忘此蓋卽九刑之書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本疏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毛詩德作典**服虔**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

本疏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虔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

同如上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于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

周禮疏引作鄭其災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五行志如作而

服虔云鑄鼎臧爭

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臧也

同上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

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

以爲驩也

圖

高誘戰國策注曰驩猶合也按驩與歡同左

傳權皆作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

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宋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

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

如見王以其乘馬

鄭元禮記注引作良

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

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

樵

諸本作採从釋文石經改正

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强句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國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

裂所舍之屋也句乞也不就人強乞也本舍不爲暴主

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國說文恩憂

也一日擾也小爾雅恩患也杜本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

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

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

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

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國說文鄴臨淮徐地春秋傳曰

徐鄴楚按今本作儀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泄

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

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廢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蘧泄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韻釋文古本土匄或作

王正董遇王肅本同

本

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校正義

云俗本或誤爲士匄蓋嫌其士鞅同父名也古文尙質恐未必然今攷石經已作士匄諸本皆同未敢改定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

哲曰爰服而退俟覺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水經注引

作會于濡水 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

入濡并州浸濡水亦至范陽入涑說文亦云濡水入涑

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涑而杜注獨言濡入易與班固正

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

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牟

耳說文牟玉爵也杜本此廣雅牟爵也不克而還楚子

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

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章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

水經注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聞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

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

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

釋文普本或作溥

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節

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引左

傳云王臣公下多公臣卿句袁紹傳注亦同按傳文云

人有十等杜注云王至臺以數記之自不當有公臣卿

句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

僚臣僕僕臣臺

玉篇引作僮

節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眾

也佐阜舉眾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

僕豎主臧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

本

馬有圉牛有牧

節說文圉圉人掌馬者牧養牛人也鄭司農云養馬爲圉

周禮 高誘淮南王書注主牛曰牧杜本此 以待百事今有

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

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云僕

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本疏曰盜所隱器與盜同

罪所以封汝也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

南入于淮按汝水在楚北境文王滅息楚境始及汝故

云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

陪臺也馬融論語注陪重也韋昭國語注臣之臣為陪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

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

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節庾蔚之禮記略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

澆落之大宰蕞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蕞啓疆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

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董遇注無日字引

頌北望日月以冀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

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

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

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

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
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
不能答郊勞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
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
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毛詩彼于何不臧者何
也漢書引傳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無者字 漢書論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論于日月之災漢書論

漢書論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
與之說文作廊云孟氏邑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
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方言猜恨也廣雅猜疑也季孫曰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
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
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
與之萊柞柞水經注淄水下與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
柞是也蓋指無山爲萊蕪之山或謝息請得無山季孫
僅與之萊柞耳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楚子享公
于新臺使長鬣者相說文人部儼長壯獵儼也春秋傳

曰長儼者相之髟部鬣云鬣髮鬣也

鬣也鬣髮鬣鬣也鬣部復有鬣字

云毛鬣也象髮在鬣上及毛髮鬣鬣之形也

韋昭國語注長鬣美須頰也杜本此按字當从本訓即如韋杜之說

亦當為長髮之人不得云長須也正義欲申杜更屬曲

解又惠氏補注譏杜臆說亦非蓋杜又本之韋昭耳好

以大屈韻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為劍大屈金所生地

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諸侯于章華

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遠啓疆見魯侯魯侯歸之

大屈即大曲也本疏杜取此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

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

與也而傳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 鄭子產聘于晉說苑辨物篇作公孫成子按

成子產之諡也亦見外傳晉語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能入于寢門

諸本作熊今
从釋文改正

謂賈逵云能獸也

本按刊

本作熊相沿已久今攷外傳亦作能韋昭注曰能似熊

其說與說文字林合論衡無形篇亦作黃能釋文云今

本作能者勝也能讀如字爲尤若奴來切則似三足鼈

矣宋庠國語補音亦無左傳作熊之語明左傳舊本作

能也水經注引作其神化爲黃龍尤誤其何厲鬼也對

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說文殛誅也虞書曰殛鯀于羽山地理志東海郡祝其

禹貢羽山在西南鯨所殛

杜本此

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說苑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晉侯有間賜子

產莒之三方鼎說苑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爲方本疏子產

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

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

父析薪漢魯峻碑析作斫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

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

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

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詩毛傳介甲也

杜本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泄何

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

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

魂說文魄陰神也魂陽神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謂小爾雅腆厚也此杜本

抑諺曰蕞爾國國說文撮兩指撮按今本蕞當作撮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

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

執政所置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

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

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

侯貳詩曰鷓鴣在原

釋文鷓鴣本又作卽令

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

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

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

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

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國

說文陟登也恣敬也

杜本

按詩大雅文王陟降或疑此

文恪係降字之誤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詁三傳異同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

廟禮記

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

同汲冢古文祖乙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世本亞
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古今人表高圉辟方子
雲都亞圉弟按此則雲都亞圉實爲二人謚注作一人
誤也正義又以爲二圉爰追命無文蓋未見汲冢書故
也惠棟曰杜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帥
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注云云馬融曰周人所報而不
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九月公至自
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本或作病不能禮 ①惠棟曰今本禮上
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
之誤當从釋文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丘語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史記集解聖人之後也語服

虔云聖人謂殷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

殺其子奔魯也

後漢書注

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語服虔云

弗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

同上杜取此

以有宋而投厲

公

史記世家作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語服虔云言濬公之適嗣當有宋國

而讓與弟厲公也

同上杜取此

及正考父語服虔云正考父

弗父何曾孫

史記集解

佐戴武宜語賈逵云三人皆宋君也

御覽杜取此

三命茲益共

初學記引作恭下皆同

語賈逵云三命上卿

同上杜取此

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語

賈逵云俯恭于僂僂恭于僂

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僂僂俯皆

恭敬之貌

史記集解

通俗文曲脊謂之僂僂

眾經音義

說文僂僂

也僂尪也類低頭也廣雅云僂僂曲也按莊子達生篇

見俯僂者義亦同循墻而走說文賈逵云言不敢安行也

同上杜

亦莫余敢侮

史記作亦莫敢余侮

饋於是鬻於是

史記作粥

以

餽余口

家語余作其

說文饋糜也鬻餽也餽寄食也其共也

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說文王肅云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

也史記集解

今其將在孔丘乎若我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

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

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韻按石經燕燕憔悴下俱旁增以字

此後人妄加五行志引此或作宴宴居息盡頌事國如

涓曰頌古粹字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韻服虔云歲星之辰也左行于地十

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

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謂六物也

詩疏

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漢書引無辰字

故以配日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韻說文媯始女字也

春秋傳曰嬖人媯始生孟縶韻姓纂衛襄公生孟縶縶

生丹爲公孟氏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

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

烝鈕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說文協

眾之同和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嫺始生子

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能行諸本能作弱今从宋本改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尙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尙立

繫尙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

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

何建釋文何本或作可按可乃古何字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

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
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音服度云魏晉邑榆州里名水經注

元和郡縣志太原郡榆次漢舊縣春秋時晉魏榆地史

記秦莊襄王二年使蒙鶩攻趙魏榆按今本史記作蒙

鶩攻趙榆次或因注文有榆次而誤也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五行志引作神或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荀悅

引動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漢書引莫保其性音按漢書引此正作信師古曰信猶

保也一說信讀曰申鄭元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

說苑又引作莫安其性石言

漢書引作石之言

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虓祁之宮詩玉篇虓祁地名亦作虓鄭道元云

汾水西逕虓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

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論衡晉平

公觴衛靈公于施夷之臺按施夷卽虓祁也聲近而轉

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毛傳及說文並

云苟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釋文俾本又作卑

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哀公元

如鄭姬生悼大子偃師按史記世家分偃師爲二人非

索隱已引傳正之二如生公子畱下如生公子勝二如

嬖畱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茗或作遙並時

遙

哀公有廢疾

廢字从石經宋本改正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畱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

赴于楚鬬姓纂引左傳于宋大夫于犂之後陳于徵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畱奔鄭

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晉賀虢祁也游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

相蒙也服虔云蒙欺也

史記集解杜本此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秋大蒐于

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國郡國志琅琊郡陽都有牟臺杜同

按宋衛云商衛蓋爲定公諱惠氏補注所見亦同云昭

公事當紀于定公時革車千乘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

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
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服虔云將往者欲往

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也本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
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

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

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尙書作懋

韻爾雅懋

懋勉也茂懋同

杜本此

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稽顙曰

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

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

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韻**服

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

不欲使楚得之

同上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

幄

高誘呂覽注幄帳也

杜本此

加絰於頰而逃**韻**說文絰

喪首戴也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詔侍飲酒

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

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宋本無國字

晉侯

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

頊之族也

一本族作後非

服虔云陳祖虞舜舜出顛頊故爲顛

頊之族

史記集解杜取此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魏了翁曰由義如尙書顛末之有

由藁今按說文無由字惟粵字注云木生條也古文省

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仆

之木復生粵藁也杜注訓用失之矣且陳氏得政于齊

而後陳卒亡

賈逵云物莫能兩盛

同上杜取此

自幕至于瞽

瞽無違命

古今人表作瞽交律歷志同

鄭眾云幕舜之先賈逵云幕

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同按裴

駟集解用賈說杜注及小司馬用鄭說舜重之以明德
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
存矣○按史趙述虞之世次皆係順序幕替瞽舜之先也
虞遂胡公舜之後也文法本明幕爲舜之先當以先鄭
爲據杜注取之是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服虔

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二月庚申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

屬沛春秋時曰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

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服虔云濮

水名也

水經注

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

同上杜

遷

方城外入于許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耀

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

音

顧炎武曰駘詩作郃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

城今按釐當作釐地理志右扶風釐縣是也班固原注

釐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郃同音胎郃駘釐本一字

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

所邑

杜本此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音

服虔云

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

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本疏

郡國志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

杜同此

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吾南土也肅慎燕亳說文

韋昭國語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夷千里杜本吾北

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

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說文作髮又作髻而因以敝之說文弁冕

也髮髮至眉也按弁髦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

一非先王居檣杭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也地生美

瓜杜本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

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

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

諸本蔑作滅今从石經及宋改正

詩按襄二十年傳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與此同文章昭周語注曰蔑猶滅也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詩**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于王亦有服義故往弔

本疏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櫜反

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族也火水妃也**詩**服虔云火

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

同上

太元經注引傳作水火斐也斐古妃字爾雅妃合也

社本

此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

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

詁說文蕘字注云墨翟書義从弗魏郡有蕘陽鄉讀若

錡後漢書作蕘陽注引左傳文曰戲與蕘同音許宜反

郡國志魏郡內黃有蕘陽聚社同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饗宰屠蒯趨人禮記作杜黃鄭元請佐公使尊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詁鄭眾

春秋注云五行子卯自刑禮記疏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

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釋文十一謂之疾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歸棧禮記

嬖叔乃李調也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梭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釋文躒本又作棧孟僖子如齊殷聘歸服虔

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年聘

齊故中復盛聘周禮疏杜取此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

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說文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神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欒

高氏皆奢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爾雅云彊

當也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釋文本陳鮑方睦遂伐欒高

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
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謂服

虔云斷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

周禮疏

五月庚辰戰

于稷謂按此卽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爲祀后

稷之處殊無所據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

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
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
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

諸本作蘊今從說文石經及朱本改正

註說文蒞積也从水溫聲春秋傳曰蒞利生孽大戴禮

記千乘篇稱孔子語作委利生孽詩毛傳孽妖孽謂相

爲災害也

杜本此

姑使無葢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

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

反棘焉

郡國志齊國西安有棘里亭

杜同此

子商亦如之

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

周語引詩亦作載

能施也桓

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說文郟琅邪莒邑春

秋傳曰取郟

杜本此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

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佻

釋文視詩作示按詩亦作覲佻作挑

挑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

誰福哉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九月叔孫婍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郚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詩毛傳曠空也社本此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侍人柳釋文寺又作侍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問於萇宏

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

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雍也

諸本作雍今从前傳

改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感

此感字釋文石經及諸刻本並

作感刻本不誤惟此一處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

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

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

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祚當作祚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齊歸

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

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釋文一本作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

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

使助蕞氏之箴箴說文箴从艹草貌釋文引說文亦同按

李善長笛賦注云箴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箴倅字如此

今說文無箴字并無此解疑後人刊落多矣五經文字

廿部箴字注云初又反倅也春秋傳从竹因相沿已久

姑承之又按列女傳趙簡子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津

女媚攘卷操楫而前曰妾願備持楫簡子筮之與此亦

同意張衡西京賦屬車之蓮辭綜注蓮副也杜本反自

祲祥宿于蕞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

使字敬叔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

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

恤亡國將焉用之 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

將弃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

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

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音魯語署位之表也署著聲近義同說文檜帶所結也春秋傳曰衣有檜按杜注檜領會疑非觀傳下視不過結檜之中則說文爲是也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

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

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詒按歐陽忞輿地廣記

荊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申無字曰不祥五

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釋文羹舊音郎地理志作更字詒按賈誼新書引作

陳蔡葉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字曰詒按外

傳作范無字賈誼新書同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

如父擇臣莫如君詒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

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按僖七年傳子文聞申侯之死也

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是皆引昔語之證知擇二

字音亦通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詒鄭

眾云子元節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眾偪弱

昭公使至殺死本疏杜取此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

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註賈逵云五大謂

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大子申

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公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

弃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

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

問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廷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

本疏按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似非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註楚語范無宇曰叔段以京患

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按此則京屬
叔段櫟屬厲公惠棟曰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
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
無明文杜注不足據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
知詔鄭眾以渠丘爲無知之邑本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詔說文掉搖也春
秋傳曰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欸于唐因其眾也 三月鄭
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
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
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毀之則朝而塋說文塋喪葬下土也春秋轉曰朝

而塋杜本此

按今本作塋考鄭元周禮車僕注引此亦作

塋蓋二字本同也玉篇塋補鄧切下棺也或作塋正義

云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塋皆聲相近而轉周禮鄉

師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

杜本此

弗毀則日中而塋子

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

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

石經及諸本無公字今從宋本增入爲

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

不宣詩作龍光廣雅龍寵也商頌何天之龍鄭箋云龍

當作寵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爾雅在終也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

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爾雅說文坻水

渚也按詩毛傳坻水中高地也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

沚小沚曰坻義並與說文同杜注坻山名非下言有肉

如陵亦止取陵阜爲義不必如正義所云取山方可以

對水也又坻非山名劉炫說是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爾雅水經注澠水出營城東世謂

之漢漆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伯瑕
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

歸夏小正俊也者大也俊雋同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師疆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
使趨進曰日旰君勤**歸**說文旰晚也春秋傳曰日旰君勞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
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歸**惠棟曰杜注云經書五

月誤此杜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
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
移其次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晉荀吳僞會齊師

者假道于鮮虞註地理志中山國新市應劭曰故鮮虞子

國今鮮虞亭是杜本遂入昔陽註按昔陽蓋鼓國都當

在鉅鹿下曲陽地理志鉅鹿郡下曲陽應劭曰昔荀吳

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注謂昔陽肥國都在樂平

沾縣誤劉炫亦云二十二年傳云昔荀吳使師偽羅者

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下遂襲鼓滅之則昔陽爲鼓都

斷可知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周原伯綏

虐其輿臣使曹逃註詩毛傳曹羣也杜本冬十月壬申朔

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

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

公而立成公之孫鮪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

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
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
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
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固

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

於經潁氏以爲再命稱人

本疏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

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
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
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說文恤憂也杜本按湫攸與愁同音亦卽恤

恤之義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

哉南蒯枚筮之圖方言廣雅枚凡也按凡與汎同義杜注

汎卜吉凶卽此意哀十六年枚卜亦同遇坤三三之比

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

諸本作強从石經宋本改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

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

信爲共其養三德爲善

諸本作供今據董本改

註董遇注本爲共養

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惠棟云古供字作共董季

直本是訓爲盡共恐非三德謂黃裳元也杜注亦誤非

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

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

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

黨之士乎

註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

本平子欲使昭子遂

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爲怨府

楚子狩于州來

釋文狩本作守同

次于潁尾

註水經潁

水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道元云楚子次于潁尾

蓋潁水之會淮也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釋文督本又作
袞古今人表又

篤作

詔惠棟云督與袞通說文云袞背縫莊子養生篇曰緣

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方言曰繞緇謂之襦袴郭氏曰

衣督脊也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

乾谿以爲之援**詔**陸賈新語楚靈王爲乾谿之館築乾谿

之臺高五百仞欲登浮雲窺天雨雪王皮冠

釋文一本
作楚子皮

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詔**賈逵云析父

楚大夫

史記
集解

按楚語作僕夫子督右尹子革夕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諸本作級
今从石經

及宋本改釋文本亦作伋尙書亦同

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詔**世本康

叔子康伯名髡

史記
索隱

宋忠曰卽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

大夫

同上

司馬貞曰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攷

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父子不宜俱諡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惠棟云馬融王肅尙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旣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諡索隱之說未盡然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爲分

分

服虔云有功德受分器

史記集解

王其與我

乎

史記與作子下同

對曰

分

史記作析父對曰索隱曰據此是右

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筭路籃縷以處草莽**筭**說文筭藩也籃路大筭也史

記作筭露藍簍服虔云筭路柴車素木車也籃縷言衣

破壞其縷藍藍然

同上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分

服虔云草

行曰跋水行曰涉同上惟是桃弧棘矢服虔云桃弧棘

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服虔云齊王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服虔云陸

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

爲伯父也同上舊許是宅服虔云昆吾曾居許地故曰

舊許是宅同上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按楚語止舉陳蔡不

羹故曰今吾城三國而此下云四國內外傳文多互異

非獨此也韋昭解云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

不羹亭所云不羹亭似不可以爲國杜注蓋誤

又杜預春秋地

名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與韋注正別

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

逕西不羹城南是必以定陵之不羹亭在東故曰西不

羹城以別之又按賈誼新書大都篇云昔楚靈王問范

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據此或左傳脫去葉

字並葉數之故言是四國者顧炎武亦以爲左傳或脫

去葉字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

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

一本無工字

君王命剝圭以爲楨秘說文剝

也戚戍也戍斧也

杜本此

按今本作鉞非廣雅秘柄也鄭

注考工記秘猶柄也今本秘作秘誤从鄭注訂正敢請

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說文摩研也从手麻

聲王出

岳本葛本秦本並以由字絕句是也

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

說文

賈逵云三皇之書

文選注

墳大也言三王之大道

又云素王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同上又云

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

州亡國之戒延篤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

雅曰墳大防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

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

上周禮之九刑上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三墳三氣陰

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刑入索八卦九丘九州

之數

本疏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詒

按文選注

引作周穆王無昔字今攷似當作昔周穆王蓋楚有穆

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加周字似非引書者以意增改也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文選注無必字

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詒**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

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

足明德

本疏

按賈逵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作圻昭

又按招當作常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

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

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祗宮註家語作文宮非祗宮在南鄭汲郡古文穆王元年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初學記

作祈宮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也按此則馬本又作圻

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

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註韓詩章句云悒悒和

悅貌李登聲類云悒悒和靜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家語作刑民註按王肅云刑形之誤也

惠棟曰古形字皆作刑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

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家語

作豈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史記作

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僂辱也王肅云越大夫常壽

過也

本

王奪鬪韋龜中犇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

成然故事蔡公

史記作曼

故蕞氏之族及蕞居許圍蔡洧蔓成

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韻潘耒云按傳書克邑未有書

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則爲

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觀起

史記索隱觀作官古今人表師古注曰觀音工喚反

此可補陸氏釋文之闕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

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

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

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

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

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

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遂上何適
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
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
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

釋文裨本
或作裨

因正僕人殺大

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
陂水經注沔水下竟陵國城旁有甘魚陂公子黑肱爲

令尹次于魚陂者也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
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書疏引作隋
隋擠古字通

詰說文擠排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詰**服虔云聽國人

欲爲誰

史記
集解

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泂夏**詰**說

文泂緣水而下也从水公聲春秋傳曰王泂夏應劭漢

書注泂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將欲

人鄢

釋文入本
又作至

詰服虔云鄢別都也

同上

芊尹無字之子申

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史記奸作犯後漢書注
引又作干蓋本作干也

詰服虔云斷

王旌執人于章華宮

同上杜
取此

王弗誅惠敦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

史記作遇王飢于釐

澤奉之以歸

○吳語曰王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

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于棘闈棘園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

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

氏

○淮南王書靈王餓于乾谿食莽飲水枕由而死申亥

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釋文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

○按石

經亦無曰字係後人旁增今據刪不殺弃疾雖得國猶

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

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

史記

作棄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詒**按史記作船人走呼則此傳周當作舟

古文舟周通詩小雅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聲相

近故也卽是一證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

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

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

訾實訾敖**詒**按訾地名蓋卽前訾梁之訾在楚東境殺囚

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

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史記作率**詒**服虔云

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史記集解平王封陳

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

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詔賈逵云卜尹卜

師大夫官

同上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犇櫟之田詔

漢

地理志南陽郡犇圖經春秋時楚犇邑櫟卽十一年鄭

京櫟按此蓋致犇櫟附近之田非盡致二邑也杜注本

鄭邑楚中取之亦屬臆說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

路將命寡君以犇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犇

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

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壙詬天

釋文詬本又作詢

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卑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

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

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

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鬪賈逵云巴姬共王妾同上杜取

此使五人齊而長入拜說文齊側皆反一本又作齊康王跨之鬪服

皮云兩足各跨璧一邊同上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廣雅紐謂之鼻鄭注周

禮曰紐小鼻也高誘淮南王書注紐係也王充論衡曰

後共王死招爲康王傳作昭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

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

棄疾立竟續楚嗣如其神符鬪韋邇屬成然焉且曰棄

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服虔云買

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買之人求利也上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服虔云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同好惡上取

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

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覺而動服虔云言靈王尙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

謀上同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文選注引作君居陳蔡城外屬焉史記作方城外

屬焉按杜注城方城也可見左傳本無方字苛慝不作釋文

本亦作荷

荷按漢書酈食其傳曰好荷禮師古曰荷與苛同惠

棟曰古苛字本作荷檀弓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云

苛本亦作荷毛詩序曰哀刑政之荷今本作苛漢張表

碑亦以荷爲苛盜賊伏隱私欲不違**國**服虔云不以私

欲違民心

史記集解杜本此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辛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國**服虔云皆庶子而出奔**上**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

古今人表無作亡

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

達云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國子高子皆齊

之正卿

同上杜取此

從善如流

服虔云言其疾

同上杜取此

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服虔云子餘趙衰上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

楚以爲外主

賈逵云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

獻秦送納之

同上杜取此

有樂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

守志彌篤惠懷弃民

服虔云皆棄民不恤

同上民從而與

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

異於子干共有龍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厥那諸侯朝而歸

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轡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圖地

理志東海郡良成郡圖志下邳圖良成故屬東海春秋

時曰良

杜本此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遣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圖說文芻割草也餉牲曰芻草薪曰蕘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饔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

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
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
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爾雅底致也杜本此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
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
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
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謂賈逵云朝天子之法禮記疏服虔同崔靈恩以

爲朝霸王之法

同上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

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日諸侯有問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說文旆繼旄之旗也沛然而垂按說文本爾雅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爾雅勤勞也子服惠伯
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寬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儻於豚上儻

文儻儻也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
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
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
張矣及盟子產爭承禮記疏引作丞鄭眾云爭所謂承次貢賦

輕重

本疏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

詩

鄭眾服虔云鄭伯爵在

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鄭志云男謂

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王肅以爲

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甸辭也

本疏

賈逵云

鄭伯爵在男畿

詩疏

按杜取王肅說外傳及孔氏家語皆

作南高誘淮南王書注任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

之無藝

詩

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

同上

小國有關所以得

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

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幕蒙之註按杜注蒙裹也蒙無裏覆之義蓋借冢覆
之冢作訓蒙冢音同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
冰以蒲伏焉註說文匍手行匍伏地正義蒲伏卽匍匐按
與昭二十一年扶伏同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
以平子歸子服湫從註釋文云子服湫又作子服椒止一
人耳惠棟曰按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卿
子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秋簫協韻明
秋亦作椒音惠伯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
惟徐仙民識古音諸儒皆不及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
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
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
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苟吳自著雍以上軍侵
鮮虞及中人音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中

城

水經注
杜同此

張華博物志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

縣西四十里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

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音按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

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胡子國陽安應劭

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

房于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攷荆爲楚舊名上句

言楚故此句文法變言荆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荆則
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于荆山之下乎平王歸位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
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公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
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
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
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

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
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
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
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
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鮒按古今人表
作叔漁恐誤如伯魚名鯉司馬子魚名魴可比例也叔
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鮒按此西河亦
如檀弓篇言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蓋指臨晉夏陽等

地在河之西與魯更遠杜注云西使近河非也其若之
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左傳詁卷十六

曾孫用勲校刊